

撫松縣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3

政协抚松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編 者 的 話

我县第三輯文史資料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是：抗联女烈士李桂順的事迹，还有数篇表現撫松人民和抗日部队，英勇抗日的稿选。

李桂順同志，少女时代便投身抗日斗争，經歷无数风险、挫折，革命意志始終堅如鋼鐵。她曾在我县参加小湯河战斗，并在我县后方医院养伤。被捕后，在敌人各种严刑拷打、审問、利誘，以及要把其獄中生下的孩子（注）“点天灯”等考驗面前，大义凜然、視死如归，充分表現了一位中国共产党员堅貞不屈的英雄气概。牺牲时年仅23岁。她永远值得我們怀念和学习。

“撫松人民的抗日斗争”等篇資料，記述了撫松人民早在30年代就不堪日本帝国主义的欺侮、侵略，同外敌內奸，展开了英勇頑强、艰苦卓絕的斗争。回顧历史，余味无穷，讓它能經常激励我們感奋和前进。

“万順”、“压五营”，是記述两位匪首的資料。他二人所率领的匪帮曾經走过了打家劫舍、联合抗日、叛变为敌，或再“上梁山”等曲折的道路，功过兼而有之。讀过以后，令人惊叹、发人深思……

以上，愿为今后文史資料的研究工作，提供一点参考資

料，愿为教育启发后代发挥一点作用。这是我們征集、編輯、出版此輯的出发点。

敬請您能提出宝貴意見。

——編 者

注：李桂順同志獄中生的兒子，即南中日。南中日現任
我縣郵電局黨委書記。

目 录

人民的好女儿

——记抗联女战士李桂顺

.....李昌彬 李元东 楊万久 (1)

文

金谷村培育革命幼苗的一块土地..... (1)

仇恨在少女心中生根..... (5)

一颗火种在燃烧..... (7)

中

自卫团员眼里的弱女子..... (11)

带伤的心又添新痕..... (12)

小

舍女救乡亲..... (20)

标

魏司令员带来了党的温暖..... (21)

题

战友姐姐把生留给别人..... (24)

魔鬼奈何不得的战士..... (29)

烈士子女在成长..... (32)

	抗联在抚松……………文史办 (37)
抗	抚松人民的抗日斗争……………文史办(44)
	少年铁血队……………李元东(48)
日	抚松抗日救国军筹备处……………
	……………战永胜 李元东 (52)
稿	抗日部队攻打抚松县城……………
	……………宋永春 战永胜 李元东 (56)
选	万 顺……………李元东 战永胜 (61)
	压五营……………文史办 (66)

人 民 的 好 女 儿

——记抗联女战士 李桂顺

李桂顺，女、朝鲜族、中共党员，1937年12月26日牺牲于长白县梨树沟。烈士曾于1936年冬在我县后方医院养伤。在她短暂的一生中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、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，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。为此，我们较全面地调查了李桂顺烈士的史料，整理成“人民的好女儿”一文，以望能在发扬革命传统，教育启发后代方面起到一点作用。

1914年11月15日，居住在吉林省和龙县德新区金谷村的贫苦农民，朝鲜族李元柏的媳妇又生下了一位小女孩，她就是二十二年后，使日本魔鬼为之丧魂落魄，恨之人骨的李桂顺。

金谷村培育革命幼苗的一块土地

金谷村，“金谷、金谷”，名字富裕，其实从来就很贫穷。到了1928年间，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。那是因为日寇的侵略魔爪早就伸进了延吉道地区。此时，李桂顺

已經長到14歲，父母叫她小順子。儘管爸爸拚命干著農活累彎了脊背，但是，小順子遲延了六七年依然耽擱不上學。不知眼淚流下多少，不知偷著哭過多少場，終於牽動了順子父母的愛女之心，這才硬著頭皮把孩子送進村子里的私立學堂。然而，這個私立學堂“私而不私”，這裡是一個啟蒙學生愛國主義思想的地方。

小順子的媽媽清楚的記得：

有一次學校演劇，教室的間壁打開了，學生的家長坐了半屋子，後面坐著學生。小順子的媽媽坐在中間，順子假在她身邊。演出开始前，台上點起了麻杆燈，接著演出了一個又一個節目，有的孩子唱歌，有的孩子跳起了長鼓舞。幕間，忽然有一個人走到台上開始講話，他說：

“同胞們，大家想過沒有，為什麼我們現在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？那就是日本鬼子和惡霸地主，吸著我們的血。

我們就這樣忍受下去嗎？不，不能再忍受了。在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，一是坐著等死；一是站起來，鬥爭下去。只有鬥爭，才能生存下去。老鄉們，團結起來吧，堅決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到底……”

此刻，會場中間突然站起一位女學生，揮拳高喊著：

“打倒日本強盜！”

“打倒日本強盜！”整個教室跟著喊起了這個口號，群情激憤，喊聲雷動。媽媽也同時跟著喊的，她遇到這樣場面，很是激動。然而，使她更為激動的是，這位帶領喊口號的女學生，竟是自己14歲的女兒小順子。是的，誰也沒有事先安排，她是出於一種對日本強盜無限憎恨的迸發。口號聲把愛國主義的演出活動，引向了高潮。

可是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——苟且偷安的警察們，哪肯放过这样一次小小的反日活动。一批警察野狼般扑进村子，把学校包围了，为了向反日群众示威，警察們把私立学堂的房屋点起了火。魔影围着漫卷的火舌轉，火光照亮了整个金谷村。丑类們想对金谷村革命活动进行一次报复，其实，更使革命群众胸中之火燃烧得更旺。

从此，小順子的脸上很少有笑容，脑子里常常萦回着学校被焚烧的情景，每当这时她牙齿咬的“格格”响，心里重念着：“小鬼子，等着瞧吧！”

轉过年，也就是1929年的5月，小順子的哥哥李芝春，回到了金谷村。这是在吉林师范学校讀書的哥哥，也是父母含辛茹苦，口攢肚挪供他上学的哥哥。可是，他并没有得到毕业证书，却因为参加反日活动，在毕业前两个月被学校当局赶回了家。这是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学生，他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的反日思想，他絲毫未把学校的开除挂在心上，一回到家乡就給正醞酿着的革命斗争，又投上了一把火。芝春在家乡开展了革命斗争，哥哥的一举一动，都給小順子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小順子觉得哥哥的反日爱国行动，和自己是那么默契；哥哥的言談話語，对自己是那么亲切。小順子忍不住閃着淚花对哥哥掏出了心里話：

“哥，我恨死了小鬼子，好好的学校，叫他們給……”

“小妹，”芝春鼓励小順子，“学校沒了就不能念书了嗎？我被学校撵出来就自甘抛弃了嗎？不，我們可以办夜校。順子，我們一定要坚强起来。”

“哥，我一定。”

“一定。对，将来你一定会有出息。”

哥哥芝春，就这样耐心的向小順子講解許許多多的革命道理，同时，利用夜校教育和发动乡亲们进行反日斗争，从而使金谷村成为撒播革命火种的一片土地，夜校成了战斗的前沿阵地。小順子就是其中之一，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潜入到敌人的眼皮底下，张贴标语、散发传单、搞通讯联络、作宣传鼓动工作……

岁月如流水，日寇强佔了滿洲之后，金谷村的革命火焰日益高涨，然而也越来越被日寇所密切注视。李元柏的家庭，特别是芝春和順子，不断受到鬼子、警察、自卫团地监视。虽然时刻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，但是芝春兄妹早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为了适应斗争形势，芝春把革命斗争轉入了地下，把接头地点选择在金谷村后山的鹰岩洞里。一天，芝春向已经在担任团区委秘密交通员的李桂順，进行着一次严肃地谈话：

“桂順，組織決定要轉移，我們要处理善后。过去，你经常撒传单、貼标语，目标大，你要首先离开这里。”

“什么时间？”桂順問。

“明天晚上。”

明天晚上？似乎有点太突然，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，桂順服从了組織的决定。

就这样，第二天晚上，桂順沒做声张，也沒有和父母告别，只是深情的一遍又一遍地望着老人，最后含着眼淚裝做无事的样子离开了家。

桂順被派到药水洞任平崗区委妇女主任。

仇恨在少女心中生根

1932年夏，药水洞根据地遭到敌人破坏。組織安排李桂順轉移到漁浪村游击根据地工作，是年8月份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可是，正当桂順精神焕发地投入工作的时候，一个“晴天霹靂”击得她难以自持。原来，家乡传来噩耗，金谷村的孙金量来到向她叙述了这样的情景：

正当李芝春在金谷村結束工作，准备撤退的时候，突然，日本鬼子和討伐队，包围了鷹岩洞。芝春和他的战友在无法突围的情况下，被逮捕了。几天以后，也就是1932年9月25日，他們带着斑斑血痕，被押到金谷村村前的一院子里，父母亲和乡亲们也被赶了来。一个鬼子官“哇啦”一陣子，翻譯官說：

“太君說啦，讓你們看一看你們的父母都在这里，养活你們这么大不容易，不要做不孝之子。快把秘密組織名單交出来，馬上就放你們出去。”

芝春和战友們沒有一个回話的，只是眼睛里射出了一道道寒光。鬼子官眼珠一轉，又想出了主意，他讓一个鬼子端来一方盘饅头，奸笑着說：

“吃吧……想吃嗎？快說，說出來就給你們吃，統統地說出來，啊……”

原来残暴的鬼子，几天來竟沒有給他們一口飯吃。

“唔！”芝春已經怒不可抑，向鬼子官“哼”了一口。他接着說：

“哼！下流！共产党人連死都不怕，难道稀罕你这儿

个馒头吗？呸！”

芝春又向端着盘子的鬼子“哼”了一口。

“枪斃——”

鬼子官恼羞成怒，拖着长音，声嘶力竭的下了命令。

刽子手把机关枪指向李芝春。这时，芝春忽然大声说：

“我有話要說。”

鬼子官以为他要告饒，瞪着賊眼睛，催着快說。芝春用眼睛扫視着父母和乡亲们說：

“父老乡亲们、爸爸、媽媽，我死了不要悲伤，斗争是要有代价的。請你們要記住，日本帝国主义和我們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要战斗到底，永远也不要屈服……”

“噠噠噠……”机关枪响了，作賊心虛的鬼子，怎敢讓正义的声音响彻大地，只有用罪惡的子彈去安慰他們那鬼魅的灵魂。兇殘的鬼子，把芝春和战友杀死还不算完，又把他們的尸体拖进一間屋子里，倒上汽油烧掉了。后来，芝春的父母和乡亲们，流着热泪默默地离开了这里，人們心里都明白，烧杀是吓不倒人民的，因为“地下火”在冲騰！

“哥哥！”桂順悲憤到了极点，泪水浸透了手絹和衣襟。她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哥哥。是的，是哥哥引导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虽然他牺牲的是那样壮烈，但毕竟身边失去了骨肉至亲的哥哥和循循善誘的师长、战友。后来，她毅然操起剪子，“喀嚓”一声剪掉了长辮。接着，她强忍着悲痛給父母写了一封信：

“亲爱的爸爸、媽媽，你們不要为哥哥的牺牲而难过，他死得光荣。哥哥的血是不会白流的，我們要为哥哥、为死

难的同志讨还血债。捐回去的辮子就是我的决心。父母的养育之恩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但是为了报仇，为了革命斗争，我要豁出一切。当你们想念我的时候，就请看看这根剪下的辮子，也就如同看到了女儿桂顺……”

这一年，李桂顺已经18岁，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在朝鲜族的风俗里，姑娘没有一人不留独根长辮的，现在桂顺居然剪掉了长辮，这在渔浪村游击根据地也是独一份，成了一条众所周知的新聞。所以当年在这里流传着“短发少女”的故事。当时，信和剪下的辮子託孙金喆捐给了父母。

哥哥和战友们的死，日寇的屡屡暴行，在桂顺心中记下一笔笔血债，仇恨在她心中生根。一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，在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前，头脑更加清醒。鑄定了一种不可战胜的信念：宁死不屈地战斗下去，敌人一定要灭亡！

一 顆 火 种 在 燃 烧

“喂，掌柜的，冷面还得什么时候上？”

“掌柜的，快点行不行！”

“啊，马上就好，请少等。”冷面馆的老板在架子上一边压面一边说。

这时，老板娘从里屋出来，生气地指着李桂顺说：

“你，别磨蹭，面好了先给屋里的领事老爷们上，他们准是饿了。”

“是。”桂顺答应着，把煮好的面放到冷水里。

李桂顺是以佣人身份出现在这里的。她怎么到这里来的

呢？这还得从头说起：

在漁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，桂順仍然負責妇女会的組織工作和儿童团的指导工作。日寇經常动用大量的兵力进行討伐，根据地的軍民总是想方设法，对付敌人的討伐，使日寇几次进攻不能奏效。桂順在这里是个大忙人，每次战斗她都是組織妇女烧水运飯，护理伤员；她又組織儿童团站崗放哨，做宣传鼓动工作。繁忙的革命工作，日以繼夜的奔波，使她經常眼睛紅肿，腿脚水肿，尽管这样，她还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。这是1932年間的事情。

这年年初，李桂順同一位志向相同的朝鮮族青年，金日煥同志相爱、結婚了。然而，金日煥同志担任着和龙县县委书记的工作，在严峻的对敌斗争面前，年輕的小夫妻沒有条件度过蜜月，更沒有条件长期居住、工作在一起。李桂順在冷面館做傭人，正是接受組織上的命令，来到龙井县城开展地下工作的。

桂順扮做要飯的来到县城，到这家冷面館要过几次飯。她看到冷面館的人手少，便借机說：

“掌柜的，能不能留下我来干活。可怜可怜吧，我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姐妹，就我孤苦一人，只要留下我，我什么活都能干，吃剩飯就行。”

她的話，使男主人动了心。看上去虽然这女子的衣服很破烂，眼睛却很有神，而且性情憨厚，看样子就是不給她工錢，也能好好干活。于是就把李桂順留了下来。开始，讓她挑水、打扫厨房、洗衣服，由于干活麻利快，又干淨利索，很称女主人的心，逐漸調她到前厅侍候客人，有时还讓她下手炒菜或做冷面。

方才，接着老板娘的吩咐，她把几碗面送到領事館的人那里去，回到厨房一边捞面、一边琢磨今晚散发传单的事。这时厨房的門突然开了，老板娘伸进头来说：

“喂，老头子，記住，今晚8点钟，給杜警察家送8碗冷面，說是娘宴會……”

老板問：“又是除帳？”

老板娘說：“多时收过錢哪？”

桂順听到今晚要去送冷面很高兴，認為这是散发传单的好机会。

晚8点钟，她准时把冷面送进了杜警察家。然后退了出来，天大黑以后，她从正街走进靠領事館大墙的胡同。察看四外无人，便敏捷地拿出传单，抽出一张卷一个筒，又把每个筒拴上一个石头。她靠近領事館墙根，听到院內鸦雀无声，便把传单抛进墙去。传单的内容大多是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日寇必定灭亡！”等，忽然“呱啦”一声枪栓响，“誰”？对面門洞发出了声音。桂順快步沿着胡同返回正街，又走到杜警察家去拿碗，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。进到院里一听，这些家伙們，喝的舌头都硬了，正“呜哩哇啦”的唱歌呢。桂順感到一块千斤石头落了地。杜警察見桂順进院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招手說：

“来，小娘們，进屋来，进来，我有話跟你说。”

另一个警察說：“媽的，听见沒有？”

桂順无奈只好說：“我衣服、鞋脚埋汰，不能进屋。”

警察老婆在一旁插話說：“不用进。他們沒吃完呢，还得等一会儿。”这才解了围。

于是，桂順躬身守在門外。心想这次任务完成得很漂

亮，但不知少先队员们任务完成的怎样？不过，此刻是不能再出院子的了。这时，有一个警察跑进院子，又慌慌张张跑进屋去，嘀咕了几句，只见他们“呼啦”一下站起来，戴上帽子，拿起“鱗刀魚”（洋刀），惊慌地拥出去了。

桂順虽然很替孩子们担心，但她仍很沉着的把碗收拾到方盘上，用头顶着出院子向冷面館走回去。这时，已经是夜里11点多鐘了，街里还有许多人，有人好像議論着什么，有人好像在看传单。见了吹着哨子到处搜查，有的人挨了打。桂順心想，“野兽們，你們猖狂不多久了，一点传单就把你們吓成这个样子，这只不过我和十几位孩子干的事……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桂順在龙井县城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。不仅是散发传单，后来竟借送冷面的机会，同領事夫人接触，有了去内部偵察的机会，为漁浪村游击根据地提供了不少情报。在冷面館周围，她开展了組織发动群众的工作。要知道，在冷面館里开展这样的工作太困难了。每天一直忙到深夜，休息時間又没有理由离开冷面館。后来，她动脑筋把去磨房推苞米面和荞麦面的体力活，攬到自己身上。磨房正是家庭妇女經常集中的地方。她便去和妇女們接近唠嗑：

“大嫂秋后还利多少口粮？”

“嘖嘖，还利啥口粮呀？还了地租子，粮就要光了。一开春还得借粮，一年到头白忙活……”

桂順說：“大嫂，穷人就是心不齐，心齐就好了。你想想，为什么拚死拚活种地的人，反倒沒粮吃，而是年年如此；为什么越是不劳动的地主，反倒越有粮吃，越有錢化？而且，现在鬼子一来，就更沒有穷人的好。”

这样，常此一往，妇女都把桂顺当成了贴心人。可是，尽管她发动群众的时候非常谨慎，还是被敌人察觉了。就在鬼子要采取行动的时候，桂顺离开了龙井县城。是的，这里已经再也不是昏昏欲睡的龙井，因为那颗火种，已经播种下了一片火田。

自卫团员眼里的弱女子

夜里，桂顺要回到渔浪村根据地去，她急匆匆地走在路上。

“哎，干什么的？上哪去？”突然，身后挺远处有个男人没好声的喊。

桂顺的心“怦怦”跳，但是，她没有跑，她认为跑更坏事，反倒放慢了脚步。一会，后面一个粗壮的男人，扛着一支“洋炮”，喘嘘嘘地撞了上来，他恶狠狠地说：

“你到底上哪去？怎么不站住！”

桂顺一看是汉奸队自卫团的人，便说：

“我上前屯子。”

那人说：“我也是前屯子人，你上谁家去？”

桂顺没有说上谁家去，故意装做高兴地岔开说：

“巧了，我正害怕呢，遇着你好人啦，咱们一起走吧。”

那人再没说什么，喘着粗气紧紧跟在桂顺身后走着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，桂顺想了许多：确实既得防身，又得设法脱身。万一此人居心不良，如何能逃脱他那小簸箕似的手掌？也可能这汉奸要请功，把她交到日本人手里……走

着，走着，面前出現了一架独木桥，桥下是翻滾着的漩窝，桂順心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于是便說：

“老总，我害怕，你先过去吧，我在桥上爬过去。”

那个自卫团员大咧咧地說：“不用爬，你抓住我的后腰。”

他根本没把眼前这个杨柳細腰的“弱女子”放在眼里，又催促說：“快，抓住我的腰。”

桂順抓着他的后衣襟，装着战战兢兢的向桥那头走去。当走到桥中間的时候，桂順猛地把自卫团员推下桥去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，那人栽在漩窝里去了。桂順立刻后退到桥头，她想看个究竟，万一自卫团员沒死，再爬上岸来时，好同他搏斗。結果，水中已經沒有那人的踪影。当桂順再次过桥的时候，桥当腰挂着一件黑乎乎的东西，近前一看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原来是那颗“洋炮”挂在这里，她迅速摘下来，拿过了桥。

虽然有点后怕，但是扛着“洋炮”挺仗胆，走在路上她还在兴奋地想，“自卫团的家伙們，这是打发个淹死鬼給我送来点小礼呀。”

带伤的心又添新痕

1933年1月，东满特委把金日娥、李桂順、日娥母亲派往安图县車厂子作地下工作，随同来的还有日娥14岁的侄女金善。当时作为县委书记的日娥、县委秘书的桂順、县委秘书处通訊員的金媽媽，虽然变换了工作，却毫无怨言，听从組織安排，伪装成移民来到这里。只不过令人心寒